

真空地帶

一代青年壯志的寫照
一個染血年代的掠影



染血的北大荒

血之花！

淚之影！

真理迷失在霧裡

仁慈被烏雲遮沒

槍林彈雨！

生離死別！

這使人顫慄的景象

這令人斷魂的記憶

北國故鄉！

北國故鄉！

你為何到處都籠罩着仇恨的煙雲

到處都響着撕殺的呼吼

北國故鄉！

北國故鄉！

你為何到處都染滿鮮血

到處都深藏着恐怖

一九八六、九、十六 作者於北海道

真空地帶

1

對日抗戰勝利的歡欣溫暖，只似曇花一現。在閃耀的狂歡中，恐怖陰影正在悄悄的擴大，擴大……散佈出比敵人更殘酷的無情殭冷。

浴血的生活已成了中國同胞永無法擺脫的命運！推倒強敵，又出現內戰。

「真是沒有天理啦！受盡日本人蹂躪踐踏，如今還要忍受自己同胞的殺戮摧殘，這是甚麼年頭呵！」

人們在北大荒上到處疾呼吶喊狂吼着。

冬天來了，冰雪鋪滿大地，好冷冽的一個冬天！但是人們的心靈比冬天更為寒冷！

那是在一個雪夜裏，他告別了母親，在紛紛的大雪中離開這染血的故鄉，帶着滿心惆悵渡過松花江。

那是因為他接到他最要好的女同學李玉薇的信：

志宏：

隨蕭芳姐玉蘭姐來長春已經快五個月了，多麼想念你！我學業上最親蜜的知己！

在這美麗的城市裏，每天都翹望松花江北，等候與我最親愛的人兒團聚。

蕭芳姐和玉蘭姐她們都進入長春大學，就是以前的建國大學和大陸科學院，校園美極了，設備既完善又豪華。

最近又成立了松北聯中，校址就是在偽皇宮舊址，而且這也是松花江大學籌備處的所在地。

這裏的確是一處讀書的好環境，不像松花江北那種烏煙瘴氣到處隱藏恐怖氣氛的不安處境。

哈爾濱的學校還沒有開課嗎？我們都盼望你能來這裏就讀，來麼！多盼望我們的重逢！你們學校的男同學，很多都冒險穿越松花江的「真空地帶」，來松北聯中申請入學。

不要恐懼「真空地帶」的危險性，雖然那是一個政治軍事的真空地帶，只要你能小心的處理旅途上的一切，還是够安全的，我們這樣多男女同學，哪一個沒受過「真空地帶」的恐怖洗禮，如今不都是平平安安抵達長春入學。

志宏，在當前我們這處境下，求學是第一重要，我們需要愛國，需要報效國家社會，可是我們必須先取得豐富的學識。

我們這些在敵人蒙蔽教育下長大的苦孩子，對國家社會的真實一切，瞭解的微乎其微，一切都需要我們加倍的學習體悟。因此，我認為當前我們最主要的，是尋求一處適合學習的理想環境。

志宏，來吧！我少不了你，缺少你就等於減少我很多學習精神。

來吧！讓我們共同重新豎立自己，一段時期後我們將轉往學術天堂的北京就讀，我姑媽住在北京。

志宏，來吧？多美的長春！情調多迷人的校園！在冰雪裏到處都似詩如畫，就是因為缺少你，竟使我失去應有的一切快樂。

不要恐懼「真空地帶」，不要因一些謠言產生心理阻攔，爲了創造光輝的理想，我們應該邁出正義的腳步。

祝

快樂

玉薇十、十 於長春松北聯中

在大雪紛飛中志宏抵達長春那天夜晚，花光了母親在臨別前爲他預備的一切金錢。

在燈雪幽輝中他茫然的面對着美麗豪華的夜長春，一時不知該怎麼辦。

頂頂大名的偽皇宮，當然一打聽就能找到，去松北聯中找玉薇吧。

燈與雪把多夜觀飾的這樣美，但是對於一個在茫然中帶着滿心飢餓與鄉愁的流浪大孩子，

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。

在雪夜的宮門前，透過傳達室的幫助，志宏與玉薇相逢了。

那含滿熱淚激動的擁抱，就彷彿他們是經歷死亡洗禮在另一個世界的重逢。

他們忘記紛紛的大雪，就那樣在燈雪中走出校園。

「家鄉的情況怎麼樣？」玉薇關懷的問。

「學校沒開學，機關沒上班，鐵路不通，郵政停辦，一切事務都在俄國人的把持下，我們中

國人對自己國土上的一切沒有一點權利。」

「唉！怎麼辦！這就是我們企盼的勝利！」玉薇憂傷的擦着眼淚說。

緊接兩人都沉默下來。

「薇，我差點就闖不過『真空地帶』，好可怕的經歷！」

「怎麼！現在這些兩不管的地區，情勢竟惡化成這樣啦！」薇驚訝的說。

「我現在已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，除了生命一切都被掠奪一空。」志宏帶着苦笑說。

「他已經爲我們留下最寶貴的一切，否則那將是兩條生命呀，你想想這個世界沒有你，我還能活得下去呀！」

玉薇把志宏逗笑了。

夜雪還是像落花一樣飄飛着，這是冬天裏的春天，雖然是在苦難中的情侶，同樣有與春天一樣甜蜜的歡笑。

「志宏，別爲那些身外之物徒增煩惱，只要你能永在一起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」薇興奮得甚麼似的說。

「我只是惋惜母親好不容易爲我籌備的那些金錢！」志宏微嘆着說。

「讓我們好好讀書，將來以報效國家社會重重對母親報償吧！」薇凝視着遠處燈火像發誓一樣的說。

靜靜的雪夜，靜靜的燈火，把傷感都鋪陳在雪地上吧！流浪的孩子們！

「志宏，我們先去晚餐，然後再去南湖濱長春大學宿舍找蕭芳姐和玉蘭姐。」

「去長大女生宿舍時間太晚了些。」志宏有點猶豫。

「她們那裡只是叫『女生宿舍』，其實只是一棟棟的小洋房，全是以前『滿映』一些電影明星的公設住宅，有的連豪華的傢俱都還在。」薇說。

「日本人在長春市留下這樣多華貴的空屋呵！」

「是呀，在南湖濱到處都是這些豪華的空屋，因此長春大學在全國是校區最大設備最完備豪華的一所大學。」

「真是太可惜啦！若是沒有內戰該多好！」

.....

在雪夜裡他們興奮的談着，惆悵的走着，百感交集的牽着手，這種感受複雜的處境！既歡欣又惆悵，既興奮又感傷！

我們的國家怎會變成這樣！我們所盼望的勝利竟為我們帶來這樣的驚擾悲傷！自己同胞與自己同胞發生了血拼！

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這究竟是為了甚麼？這似乎使這些在敵人鐵蹄下長大的孩子們極端感到茫然的事兒。

因為他們都是一些政治小白痴，除了他們知道當前惟一最適合的生活選擇是讀書，加緊學習，為報國培養下最深厚的知識基礎，其餘對當前國家複雜的政治處境是一無所知。

在一處溫暖的小餐館裏，他們用完了一頓慶祝團聚的歡樂晚餐，夜就已經深了。

流浪的孩子都是極端現實主義者，今天吃飽，就不會再耽憂明天。

在寧靜幽美的雪夜裡，一直聽到他們的笑聲。

「除了幾張電車票，現在我也成了無產階級。」玉薇嬉戲的笑着說。

「這句話共產黨最喜歡聽。」志宏俏皮的接着說。

「我可不喜歡人人窮，我是一個均富主義的崇拜者。」玉薇反駁的笑着說。

「到底是我們黑龍江省首富人家的大小姐，敬佩！敬佩！」

志宏把玉薇也逗笑。

「爲了拯救飢餓的心上人，一扔千金何足惜？」

在雪夜裡又暴發一場大笑，多歡樂忘我的流浪情侶。

「真是『泥他沽酒拔金釵』呀！」志宏得意的大笑着說。

「我才不願像她那樣過份賢慧呢！」薇撒嬌的笑着說。

「這才是真愛的表達呀。」志宏笑着說。

「……願我無衣搜蓋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釵。野蔬充膳甘長藿，落葉添薪仰古槐。今日俸錢過十萬，與君營食復營齋。」玉薇略帶感傷的誦讀着這首古詩：「每當誦讀元稹這首詩時，我眼睛都是濕潤的。」

「的確，這份難得的情愛，實在令人感動，但願我們將來也能如此。」

「呸！不害羞，誰跟你……」薇羞怯的搗嘴笑起來。

他們沒乘電車，在燈影幽夢的雪夜裏他們就在鋪滿白雪的林蔭大道上走着談着，因為經過幾月的分離，他們有說不完的話。

落花一樣的雪片飛滿他們一頭一身，在雪夜裡漫步的情侶，總是充滿一心詩樣的歡欣。等他們抵達南湖長春大學女生宿舍校區時，幾乎已經是午夜了。

「蕭芳姐和玉蘭姐也許還沒睡，你看燈還在亮着。」站在湖濱雪地上薇驚喜的說。

「好像還有吉他聲呢。」志宏也說。

「好安祥美好的冬夜！這一刻全世界的幸福美好彷彿都是屬於她們的！」

「薇，你在妒嫉兩位姐姐。」志宏笑着責備她。

「不是妒嫉，是羨慕。」薇羞澀的笑着說。

他們按了門鈴。

庭園的燈光開亮了，在簷雪中滿院都是幽深的樹木。

「姐，是我！」玉薇嬌聲嬌氣的喊着。

一位披着紅大衣的女郎從屋內走出。

「怎麼？冒着大雪跑來，是學校發生甚麼事情啦？」

「姐，你看是誰來啦。」薇興奮的告訴她。

「哇！是林志宏吧，快進屋暖和一下，雪下的太大啦！」

「玉蘭姐姐您好。」爲使玉蘭姐看清他，他把遮住大半個臉的皮帽子在大雪中脫下。

這時蕭芳姐也跑出來。

三個女孩子前護後擁的把志宏接待進客廳。

替志宏抖去皮大衣上的浮雪，替志宏拿拖鞋，把爐火調理的更旺。

有人從故鄉來，這對遠離家園的遊子總是無比興奮的事兒。

四個大孩子捧着濃濃的熱茶，幾乎圍爐談了整夜。

在漫漫的冬夜裡他們哭着談着嘆息着。

故鄉！

惆悵瀾漫的故鄉

抗日勝利的歡欣

又被政治的野心家搗碎！

故鄉！

血淚斑斑的故鄉

曇花一現的美夢

又被內戰的鎗砲聲驚破

在敵人鐵蹄下苦苦的盼望

如今都成了泡影

故鄉！

令人揮淚的故鄉！

令人斷腸的故鄉！

.....

在北大荒上苦苦奮鬥起來的蕭芳的家，如今被罰「掃地出門」，全家都成為居無定處的流浪者，沒人敢同情，沒人敢收留。

一向熱心慈善事業的玉蘭的父親，如今竟被判為「惡霸」，被繩索牽繫到處遊行，到處遭人

踢打辱罵。

.....

這些違反邏輯的壞消息呵！

我們這個世界怎會變成這樣？

蕭芳和玉蘭坐在爐邊，一直以手帕心碎的掩泣着，這些怪消息帶給她們的打擊震驚實在太大了。

「中國這種方式拙笨的社會革命！」玉蘭擦乾熱淚說：「把沒有階級仇恨的社會硬製造出仇恨。把不適合革命形慮的社會硬製造出適應革命的假像，這些違反理性的罪惡行為呵！」

「他們不是爲拯救中國社會而革命，他們只是爲革命而革命！」志宏飲口茶說。

「打亂一個平靜的社會，只是專爲了適應一個本來不適合中國社會的革命！這不是多此一舉嗎？」蕭芳也擦着淚水說。

這是爲了甚麼？爲了甚麼？除了是一種血腥的浪費，對重重苦難的人民一無價值的可言，除了增添更痛苦的生活負擔，還能有甚麼，革命的目的就是爲了增添人們更痛苦的生活負擔嗎？

黎明了，雪還在下着，這是一個帶着眼淚的無語沉默的黎明！

怎麼辦！我們這一代可怎麼辦！

我們這些生活在政治夾縫中孤弱的小草，我們這些長在懸崖峭壁上的小花，面臨風雲變幻，對着驚濤駭浪。

我們這一代可究竟怎麼辦！

天亮了，蕭芳玉蘭還在寢室裡悄悄的哭泣。

只有玉薇在廚房裡，手忙腳亂的為大家預備早餐。

志宏在一張長沙發上睡熟，玉薇拿來一條棉被爲他蓋上，把爐火也調理的更旺。

室內呈現一種暖柔柔的舒適感，這流浪旅途上既悲傷又幸福的臨時小避風港！流浪的孩子都是隨遇而安的。

※

志宏醒來的時候，已經是十一點半了。

天已經晴了，明亮的陽光照在雪地上，呈現一片耀目的燦爛，遠遠近近這些美麗的建築物，在積雪樹木的陪襯下，顯出一片安祥的寧靜美，長春真是一處詩與畫的園地！

多美！多美！

只可惜這對一個動蕩難安的流浪孩子是沒有意義的。

玉薇作好的早餐還原封未動的擺在餐桌上，在碗下壓着一張便條：

宏：

蕭芳姐玉蘭姐哭的連早餐都沒用就去上課，我也趕回松北聯中。下午我請假陪你先去難民營登記，再回松北聯中辦理申請入學手續。

中午見！

玉薇晨七時

他打開收音機，電臺正在播放幽美的音樂，襯着窗外亮麗的陽光白雪，這該是一個多麼寧宜迷人的多午，只可惜這是在浮萍一樣流浪的生活裡！

我們這個既美麗又沉痛的世界呵！

「昨日午夜吉長鐵路又遭到五處爆破……四平街保衛戰正在激烈進行中……鐵嶺已於昨夜失守……」

收音機在播報午間新聞。

一片多美好的境界，却到處被鮮血仇恨污染着！

親愛的祖國河山呵！多難的祖國河山呵！敵人的蹂躪還嫌不夠，現在又加上自己同胞猛烈的破壞！

爲了甚麼？這究竟是爲了甚麼？

這複雜的一切，似乎並不是一個就讀中學的大孩子所能清晰瞭解的，又何況他是在敵人蒙蔽

教育下長大的。

報國先需讀書，等儲備够豐富知識，才够資格講究報國，當前最重要的生活課題，是尋找一處適合讀書的環境，哪怕是在地獄裡，多苦我都心甘情願！

一個誠摯的呼聲渴切的在他內心呼求着。

窗外的陽光是那樣明亮，雪是那樣白，天是那樣藍，這個世界是那樣美！

可是在這樣美的境界裡，却到處藏滿悲傷的記憶！血與仇恨污染了一切，這些人爲的災難，破壞了這個世界的完整與平衡！

怎麼辦？我們這一代可究竟怎麼辦！

志宏凝望窗外正在沒着落的悲愴中默想着：

「我們這些生活在政治夾縫中的不幸流浪兒呵！我們惟一的願望只是渴求讀書，能活下去我們就要讀書！」

正當他站在窗前擦拭眼淚，窗外却響起一個快樂的聲音。

「志宏，你睡醒啦！」

玉薇從學校回來了，帶着滿臉欣悅的笑，臉凍得紅紅的。

「桌上的早餐還沒人動呵，你不餓？」薇一進屋就問。